



韩寒

想和世界谈什么？

□郭 云

韩寒每出新书，即使不做宣传也会成为焦点，这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定律，读者能够期待的越来越少，遇到这样一个敢言敢说的作家出书就好像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一样，自然备加关注。《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以下简称《1988》）仅在书名上，就显得十分时尚、个性，并且继承了韩寒式的遗世独立般的傲气与霸气的传统。为不显霸气外露，“谈谈”二字倒显得谦逊了些许，同时这满怀怨气的“谈谈”也奠定了全书的基调，符合韩寒抨击现实的一贯风格。小说故事简单：旅人和女人，相遇、相伴、相离。这是一个并不浪漫的故事，旅人陆子野驾着名为1988的改装汽车沿公路去接故友，路途中遇到一个名为娜娜的妓女，二人相伴前行，缘来聚，缘去散，仅此而已。娜娜是出身低下的怀有身孕的卖淫女，书中就自然少不了底层社会的黑暗与辛酸。陆子野是一个不算高尚，也并不卑劣的普通旅人。小说记录了沿路过程中所见所闻，同时穿插儿时回忆。

韩寒的“粉丝”一如既往地支持他，自然对这部小说也是热情追捧。而一些原本对韩寒中立的或者不太在意的读者也开始关注他的《1988》。

对于韩寒的文学功底，读者有较大的分歧。有些读者认为《1988》是韩寒的进步：放弃了大面积的文字游戏，不再反讽，不再嚣张，只是静静地叙述，尽量不悲不喜，不管是面对社会腐败和不公，还是在面对可悲可悯的人、事，字里行间满溢现实的冷酷和自己的无奈。也有人认为韩寒还不能成熟地驾驭小说。先锋作家曹寇认为就《1988》而言，韩寒“并不是匠心独运的作家”，他认为韩寒在情节和细节方面显得稚嫩，人物语言方面更是笨拙、粗糙。甚至直言“韩寒的文学修养并不高，就本书看来，他与一位缺乏训练、初涉小说的写作者并无太大的悬殊”。这样的评价显得比较公允，韩寒的文章读起来浅显直白，毫无障碍，也不会有你不知道的知识。但是韩寒也从不以文采取胜，而是以他的风格和态度。

持这种看法的读者或者评论家并不在少数，甚至韩寒的“粉丝”也直言不讳，认为他的小说有刻意之嫌。大部分的读者坦言，喜欢韩寒是为其态度而折

服。他们感叹、赞美韩寒在于其姿态，远胜于其文字。读者认为韩寒最宝贵的就是那份强烈的人文关怀，在每个人都把不满咽回肚子里的年代，韩寒却仍然有着那份热情想去和世界谈谈，这让大众赞叹并欢欣鼓舞。

说出自己不敢说或者说不出的话让读者振奋。曹寇在评论《1988》时也称赞其保持思想独立性的努力，赞许他思考现实和人生的态度。他认为中国并不缺少成熟的作家，但是在“韩寒还保有‘和这个世界谈谈’的热情，我们却早已‘无语’”。韩寒也许并不忠于文学，但却是忠于自己和这个时代的。

韩寒的现实感在时下不能说毫无意义。埋头于靡靡的青涩爱情故事，或是沉迷于炫耀自己的安逸奢华生活，或是致力于美化自己的小小悲伤的作家们，尽量避开社会沉重的一面，尽量呈现给读者纯情、小资、名

牌、浮华繁复的辞藻等，好像社会已经不需要人来控诉、来呐喊。在这样的情形之下，韩寒就显得难能可贵。

但是韩寒对待现实的态度到底有多大意义呢？在现今的时代，当英雄显得太过简单了，只需要你说真话、说百姓心中所想的真话就能得到赞许。或许关键不在于你说不说真话，这个时代并不缺少说真话的人，而是缺少一个说真话的位置。在那个位置上说真话，大家都能听得到，于是你一说，大家就欢呼，就振奋。

韩寒确实非常机智，当他到达了这一别人都能看得见的高度时，就越来越敢于说真话，并且说得越来越多，尺度越来越大，更重要的是说得越来越快人心。同时韩寒的机智还表现在他对尺度的把握上，正如知名作家许知远在《韩寒受推崇是庸众的胜利》中所说：

“还有他嘲讽式的挑衅姿态，显得如此机智，他还熟知挑战的分寸，绝不真正越政治雷池一步；他也从来不暴露自己内心的焦灼与困惑，很酷……”的确很酷，不越雷池，也不表露内心，就算在《1988》中得知自己的前女友是全国首席妓女时，也没有过多的心理表达，只是平静的讲述，显得不悲不喜，酷！这也正符合时下读者的喜好：一种桀骜不驯的、放浪形骸的、遗世独立的、坚强镇定的形象。

韩寒一说话就引起共鸣，在大家都仰望韩寒，期望他开口说话的时候，自己逐渐变成了听他说，或者跟着他说的角色，从而逐渐“失语”了。很多资深文人、学者认为韩寒不自觉地做了政府



的帮凶。甚至《时代周刊》报道，哥伦比亚大学的文学教授刘禾（Lydia Liu）就认为韩寒精心考虑的叛逆代表了他这一代人和执政者之间建立的默契，那就是：让我们尽情享乐，我们也不挑战你管理国家的权利。认为韩寒是一个以尖锐批评，将年轻人的不满悄无声息地导入消费主义程序的自愿参与者。评论韩寒与执政者之间的默契或者有些过了，但是他们之间也确实存在着某种不自觉的默契。韩寒的尖锐批判在不冒犯执政者的同时，让读者宣泄了心中不满而心情舒畅，整个社会却在这种沸沸扬扬的宣泄声中变得更加稳固和安宁。韩寒的尖锐几乎从不针对现象背后的东西，只是就现象而嘶声呐喊，这样的呐喊也就显得无力而空洞，就仿佛只是为了喊得畅快，喊完也就拉倒了。

这样的现象实在让人担忧，就像梁文道对谈韩寒——《1988》的时候所提到的“良心消费”一样：“有太多的人关注完就好像我舒服了，我关注过了”。仿佛关注了就是我反抗了，良心也得到了抚慰。这种“假性反抗”、“假性抚慰”只是自欺欺人，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换个心理平衡罢了。

梁文道称韩寒不是这样一个消费大家良心的人，但是有多少人会像梁文道所说的那样，透过韩寒的文章促成反抗？而读了韩寒的文章只是觉得爽，觉得出了口气并且觉得出口气就算了的又有多少人？想必大部分读者都只是觉得有人替自己说话、有人去捍卫正义就心理平衡了吧。读者什么时候才能摆脱这种仰望的位置，摆脱这种渴望被关怀、

被怜悯的心态，转而理性地去面对现实呢？

当然，韩寒的主观愿望显然不是要去消费大家的良心。许知远的那篇《韩寒受崇拜是庸众的胜利》，我认为这篇文章的精英意识太强，而且有蹂躏弱势群体之嫌。但许知远所说的“许多人把他推到了一个令他本人都不尴尬的位置——他要成为这个时代的英雄，象征着思想的力量，象征着对权力的反抗”，我认为是很对的，韩寒本身想不想处于这样的位置不得而知，大众确实将他推到了这样一个位置，他们需要有人来替他们发言、替他们鸣不平。并不是读者大众不想替自己说话，而是他们即使想说、想愤怒，也无人理睬。更何况他们不是人人像韩寒那样懂得如何言说，懂得那个尺度。

也许对韩寒的或褒或贬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要通过这些评论看清楚韩寒，并且看清楚为什么需要韩寒的存在，为什么韩寒能够获得大众的关注。常年居住澳大利亚的历史研究者雪珥认为对韩寒现象所承载的种种表现，以及这种表现后头的种种原因，归根到底只有一条：我们的时代的确是不同的，表扬与自我表扬者、批评与自我批评者，都能从中找到自己的镜子。这是一股能令人清醒的“寒流”，它的力量绝对不来自韩寒，而来自你我，在此次批判中，人们会更清醒地看清韩寒，或者更重要的是看清楚现实。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王倩）